

經部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茲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四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四

宋 楊復 撰

百神 祭禮八

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大音太先悉薦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疏曰先立春三日者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還音旋朝直遥反下同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　疏曰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氣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內若節氣早月之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為正月之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之節雖在十二月即行立春之事又曰案周禮大史屬春官主禮官之屬云掌正歲年以序事者大史職文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揔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為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案釋言云告謁

請是謁為告也又曰此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
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於夏既
然明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
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
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
所賞不同者庚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
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
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
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
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案賈馬蔡
邕皆為迎春祭大皞及句芒以上云其帝大皞其神句
芒故也今鄭獨以為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鉤云
蒼帝靈威仰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人
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為天
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為靈威仰上云威德在木者盛德則靈威仰之盛德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之篇名引之者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故云蓋殷禮也云周近郊五十里者鄭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息亮反施如字又始豉反　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　疏曰案公羊隱五年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名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

非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也云天子慶賜遂行毋曰兆民者左傳閔元年晉卜偃之辭也有不當當丁浪反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　疏曰遂是申遂故尚書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為達言慶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徧云使當得者皆得無非其人也者謂當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人謂無功無德之徒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說音悅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師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

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illegible]必遂反疏曰案上迎春云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今此直云三公九卿大夫故云不言帥諸侯既不帥諸侯而云封諸侯故鄭解其意云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身雖不在遂封之皇氏則以為迎時不在至還時諸侯或來故得封也然迎夏往反暫時之事不應迎時未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封諸侯故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

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帥所類反本或作師

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師諸將先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拒音矩將子匠反

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　叶本又作汁音協禺音寓涿丁角反又作椓

疏曰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黑帝叶光紀而顓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舉死事之人證之也又曰春秋左傳魯哀公十一年魯師與齊戰公叔務

人曰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乃與其嬖僮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之文而亦死事之義故以證之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注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齊師將興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名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是其加賞也兼平常恩賜養幼少恤孤寡亦是也月令

右迎氣

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句古侯反疏曰此經直言祭四方知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以疈辜祭四

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為黎兼為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南引詩云來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剌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太平時祈年豐至秋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潔祭祀引之者證四方之義也諸侯方祀者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曲禮下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疏曰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為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

故鄭注大司樂云先祼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祼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縢文彼以周公請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墠又為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手秉桓圭引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琥疏曰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

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揔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坐壁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圭銳已下是象其類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是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曰璋云象夏物半死者夏時薺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為

琥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以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爲天文草木爲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覲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疏曰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器之色又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

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春官

四坎壇祭四方　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　疏曰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　以祭法

舞師教羽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　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　疏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師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旄于辟雍人舞舞旄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又曰但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繒

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帳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望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

地官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疏曰云掌共秬鬯者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

凡四方用蜃凡疈事用散疈孚逼反又方麥反　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　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玄謂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蜃畫為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　疏曰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鄭知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

散直有漆明概散蜃之等漆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云蜃畫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疈事者即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者也 春官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

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罷如字一芳皮反磔張格反䃂童勇反畷音綴又陟劣反 疏曰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疈為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況疈辜為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

用狗止風也云疈疈牲胸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疈磔牲體者皆從胸臆解析之故以胸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者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具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也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財也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

農謂田畯典田大夫鄭表畷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鄭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猫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磔牲之事也　春官

季秋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挾子協反又音協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為射　疏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定本飾謂容飾也俗本作飭非也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祊鄭音方　疏曰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

者獸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春時主方施生獵則祭社為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為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案於經注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　月令

右四方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疏曰言教治兵者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秋嚴尚威故也云如振旅之陳者如春振旅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法也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獮息淺反弊罔止也秋田為獮獮殺也羅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疏曰上文教戰班旗物訖遂入防行獮田之禮其法如蒐田之法云羅弊致禽以祀祊者秋田主用羅羅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又曰云祊當為方聲之誤也者以祊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繹祭乃為祊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者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

云詩曰以社以方者詩大雅引之證方是四方之神也　夏官

右祊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兆為壇之營域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

疏曰自此以下立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圓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又曰云兆為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為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訖但彼據禮神

玉幣而言此據壇域處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没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没三皇興彼雖無三王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爲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覲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爲陽土爲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

右四類

司民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文昌宫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為體近文昌為司命次司中次司禄次司民主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　能吐才反　疏曰云及孟冬祀司民之日者謂司寇於春官孟冬祭祀司民星之日以與司寇為節此日司寇獻其民數于王云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重此民數民為邦本故也又曰先鄭云文昌宫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為體近文昌為司命次司中次司禄次司民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禄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別在太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

從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軒轅星有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故依之也 秋官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 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 疏曰年年民數皆有增減於孟冬春官祭司民之時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王也又曰案星經軒轅角有大民小民之星是軒轅角也 同上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數穀數上所左反下所具反 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 能他來反上時掌反 疏曰此主祭祀者祭天之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則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天府受而藏之又曰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陵太守星

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爲上將第二爲次將第三爲貴相第四爲司命第五爲司中第六爲司祿是其司民在軒轅角司祿在文昌第六星也或曰下能也者此案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爲大尉中能司中爲司徒下能司祿爲司寇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云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言此者欲見祭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意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冬者見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在孟冬也其獻民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春官

右司民司祿

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黄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　疏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與桑同色蓋薦於神坐故知爲蠶求福云鞠衣黄桑之服者鄭注

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皡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唯大皡之屬春時惟祭大皡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大皡故何胤云揔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為在明堂以大皡祭在明堂故也 月令

右先帝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 疏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使立學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必用幣而行禮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

時釋奠於先師不及於先聖者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今案釁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又曰此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是也知非天子始立學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故知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於時王學中其鄉學為庠故鄉飲酒義曰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若州黨與鄉同處共在鄉學故學記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序故州長春秋射于序學記云術有序鄭云術當為遂是則遂為序也云先聖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是不定之辭立學為重故

及先聖常奠為輕故唯祭先師此經始立學故奠先聖先師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也有國故則不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曰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己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隣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遥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己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與隣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是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與隣國合祭也　文王世子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興虛覲反興當為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　疏曰此一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乃退儐之事也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器新

成釁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故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今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為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乃退儐于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乃儐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又曰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器成當釁之故知興當為釁

然後釋菜

注云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

疏曰前用幣直云告器成此釋菜云告器成將用則兩告不同也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秖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案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立學既釁器用幣釋菜亦及先聖也以其始立學及器

新成事畫於四時常奠也故學記云皮弁祭菜鄭注禮先聖先師知及先聖者以彼云未卜禘不視學則祭菜與視學為一也此下文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故知學記祭菜及先聖也熊氏云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注以為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與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釁器用幣是也以前皆熊氏之說義或當然也

不舞不授器

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　疏曰此既釋菜禮輕不可為舞所以大胥云春舍采合舞以釋菜為舞者彼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

謂釋菜之時則合舞也　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儐必刃反　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儐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　疏曰從農器以來皆據諸侯之禮故云始立學若其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儐于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儐于東序明釋菜在於虞庠云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者明堂位文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　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疏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

書之學於春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之時所教之官亦各釋奠於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皆然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又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者謂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官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者此周禮大司樂文引之者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為書禮之祖後世則亦各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儒林傳文案書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於齊魯之

間詩有毛公者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漢興為博士傳禮十七篇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俊異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為之也者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為先師也疑而不定故發聲為億以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文王世子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音菜

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摯見於師以菜為摯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

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
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為菜
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　疏所居反
疏曰云春始以學士入學者歲初貴始云學宮者則文
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皆於東序是也云合舞等其進退
使應節奏者謂等其舞者或進或退周旋使應八音奏
樂之節合也案月令注春合舞者象物出地鼓舞也先
鄭解舍釆三家之說後鄭皆不從者案王制有釋菜奠
幣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舍即釋也
釆即菜也故以為學子始入學釋菜禮先師也但學子
始入學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也其先師者鄭注文王
世子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
生知菜是蘋藻之屬者詩有釆蘋釆藻皆釆
名言之屬者周禮又有芹茆之等亦菜名也
秋頌學合
聲春使之學秋頌其才藝所為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
節奏　疏曰春物生之時學子入學秋物成之時頌

分也分其才藝高下故鄭云春使之學秋頌其才藝所為也云合聲者春為陽陽主動舞亦動春合舞象物出地鼓舞秋為陰陰主静聲亦静故秋合聲象秋静也但舞與聲遞相合故鄭云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官

春

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　為仲春將釋菜為于偽反

仲春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樂正樂官之長也合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長丁丈反　疏曰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故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注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為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

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及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為當月飲酎也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樂之時既命樂正此則稍輕故惟命樂師此習禮樂在學也其事既輕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天子飲酎用禮樂鄭注飲之於朝正尊卑是飲酎在朝天子親在不云樂正者文不備也飲酎大禮必樂正在焉熊氏禮本云飲之於廟以為漢禮獻酎在廟故也若是獻酎祭廟當云天子獻酎不得云飲酎且夏月時祭已用酎也何須別云飲酎故知天子飲酎在朝仲夏云樂師修鞀鞞為大雩帝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預脩習其事輕其雩帝用樂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孟秋仲秋以季夏土王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為將大享帝也其習吹之時在於學中亦樂師習之但文不備也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為主其實春亦有

大秋亦有舞季秋習吹之時天子不親往也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故不同或可秋合聲者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烝者亦用禮樂也故鄭飲酎之下注云季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明飲烝亦有禮樂也此飲烝大學也天子親往故鄭引詩云十月滌場躋彼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也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會樂師知與族人燕者鄭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故知之也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文習舞釋菜文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時不為舞也故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知釋菜無舞也此云習舞在前釋菜在後何知不先習舞乃後釋菜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采合舞舍即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云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者引之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于舞稱

萬者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益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為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

月令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昕音欣早昧爽擊鼓以名衆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疏曰經云大昕昕明也恐是盛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為大以末為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名學士則晚矣

文王世子

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疏曰秩常也釋詁文也云舉常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有虞庠之中祭先

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觀看有司行禮耳非是為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

有司卒事反命

告祭畢也

祭畢天子乃入

始之養也

養如字徐羊尚反　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　疏曰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為其養老是以往焉大合樂者鄭前注春合舞秋合聲為大合樂具實月令季春合樂亦是也云言始始立學也者以上文稱云始立學故以此始為始立學若然始立學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則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之養也為下釋奠於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以為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故以東膠

別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　文王世子

右先聖先師　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　朝朝並直遥反　疏曰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敎學大理凡有七種各依文解之大學始教者大學謂天子諸侯使學者入大學習先王之道矣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芹藻之菜也崔氏云著皮弁祭菜疏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謹敬之道矣又曰熊氏云以注禮先聖先師之義解經始敎謂始立學也若學士春始入學唯得祭先師故文王世子云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唯祭先師而已不祭先聖故大

胥春釋菜合舞鄭云釋菜禮先師是春始入學不
祭先聖也皇氏云以為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
也　未卜禘不視學
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
意　疏曰皇氏云禘大祭在於夏天子諸侯視學
之時必在禘祭之後未卜禘謂未為禘也禘是大
祭必先卜故連言之是未為禘祭不視學所以然
者欲游其學者之志謂優游縱暇學者之志不欲
急切之故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優劣焉又云禘
大祭爾雅釋天文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者謂
於夏祭之時既為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當祭之
年故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
祭之後乃視學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
親往或使有司為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
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
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

須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率三公九卿而視學焉與此別也視學既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此舉未卜禘不視學則餘可知也熊氏云此禘謂夏正郊天視學謂仲春視學若郊天則不視學若如熊氏義禮不王不禘鄭注何得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既連諸侯言之則此禘非祭天熊說非也　學記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　疏曰經直言道鄭知是多才藝者以其云道通物之名是已有才藝通教於學子故知此人多才藝耳但才藝與

六藝少別知者見雍也云求也藝鄭云藝多才藝又憲問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禮樂既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藝解之故鄭云道多才藝也云德能躬行者案師氏注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彼釋三德三行為外內此云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尚書傳說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則此人非直能知亦能身行故二者皆使教焉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先鄭云瞽樂人者序官上瞽中瞽下瞽皆是瞽矇掌樂事故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云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者此說非故引明堂位為證是殷學也祭樂祖必於瞽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彼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弦為正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則春誦夏

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之不見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

春官

祀先賢於西學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疏曰西學鄭注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又曰云西學周之小學也者謂虞庠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此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為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　祭義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

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 識音志與音預後同 疏曰云凡有功謂司勲上文六者故云凡以該之使司勲詔之者以其司勲知功之有無大小故也詔之謂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又曰言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者以王建大常故云王旌必於王旌識功與人者王旌車上建之就旌上書之欲取表顯示人故也引盤庚告其卿大夫者盤庚殷王欲遷往亳殷臣民有不肯者故告之云我不掩爾善所以者何茲予大享於先王之時爾祖其從先王與在享祭之中況爾見在不掩可知何不從我遷乎引漢法欲見古者祭功臣在廟庭也必祭功臣在冬之烝祭者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故祭功臣案彼書注以大享為烝嘗者此舉冬祭物成者衆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 夏官

右有德有功

盤庚曰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

疏曰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為人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

世選爾勞予不掩

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　疏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為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己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己之忠責臣之不忠也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録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　疏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録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礿祠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

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毁時祭不祭毁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毁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祭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祫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禴三年一祫在秋五年

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也從汝善惡而報之 尚書

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大音太 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 契息列反 疏曰知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者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又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娀簡狄吞之生契娀者簡狄之國名故大戴禮云有娀氏之女曰簡狄故云娀簡狄也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主其祠

焉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為禖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為禖神故也蔡邕以為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神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為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為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據此言之則郊媒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禖至高辛氏之時既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為媒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為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禖鄭義稷契當堯時棄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為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

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為禖神者是簡狄之大不得為帝嚳此祭高禖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于天高禖為配祭之人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云變媒言禖神之者案周禮媒氏職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為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及譙周古本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犧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旁為之示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變媒言禖神之也

后妃帥九嬪御嬪毗人反　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從才用反

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大木反　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　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疏曰祭高禖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

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韣又授之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而北面也又曰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若摠論幸御則羣妃皆是何得直云乃禮天子所御故知有娠者漢書音義娠音身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篇名也云禮之禖下具子必得天材者謂禮此所御之人於禖神之前禖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禖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具子必得天材 月令

右高禖

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覛音脈覛視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丁左反 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於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

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以太史之言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祇敬也祓齋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籍田者司空除壇於籍

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太師知風聲者協知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曰融風）王即齊宮（所齊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掌共酒醴者）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藉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主敷陳藉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大史贊王（贊導也）王

敬從之王耕一撥撥鉢伐二音一撥一耜之撥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王之下各二其上也王一撥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於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省息井反　國語周語

右藉田

季春乃為麥祈實為于偽反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疏曰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于

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
門閭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
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
也此等之祭揔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
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
息民之祭其服則黄衣黄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
異也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
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
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
前故以大飲叙在祈年之前熊鄭為大飲之下注引黨
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
酒也而熊氏以為大飲烝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
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為夏殷蜡各在已之歲終若如
此夏家季冬則計耦耕事也修耒耜具田器不得方始
勞農以休息皇氏之義非也又曰知此周禮所謂蜡者

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案籥章云國祭蜡龡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之與籥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而熊氏皇氏皆為周禮六樂一變而致羽物以至六變而蜡祭此亦廣祭衆神故指彼一變二變而為之蜡也然彼樂一變二變鄭自解為蜡耳非周禮正文言蜡何得云周禮所謂蜡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辰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是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按異義玄六宗賈逵等以為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云六宗以為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不同賈逵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不云六宗而云天宗與彼別也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

辰為星宗也云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具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霤竈行者月令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皇氏云天宗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己之親故臘祭也

勞農以休息之

勞力報反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疏曰案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神休息又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正齒位案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案鄉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說屨升堂而燕行無算爵然則初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月令

籥章凡國祈年於田

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　疏曰此祈年于田祖并上迎暑迎寒並不言有祀事既告神當有祀事可知但以告祭非常故不言之耳若有禮物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耳此田祖與田畯所祈當同日但位别禮殊樂則同故連言之也又曰祈年祈豐年也者義取小祝祈豐年俱是求甘雨使年豐故引彼解此也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者此即郊特牲云先嗇一也故甫田詩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毛云田祖先嗇也云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者案彼七月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並次在寒暑之下彼為風此為雅者也云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先王之業以農為

本是男女之正故名雅也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此即月令命田舍東郊鄭云田謂田畯是也爾雅曰畯農夫也者以其教農故號農夫　春官

右祈麥祈年

天子大蜡八蜡仕詐反　所祭有八神也　疏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各依文解之大蜡八者即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為主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知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有蜡也案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在地益其稼

稭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懸遠雖祭不為八神之數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　疏曰知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又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知蜡周用建亥之月三代皆然此經文據周故為十二月皇氏以為三代各以十二月為蜡具義非也已具於月令疏云饗者祭其神也者解經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故云祭之以報焉云造者配之也者賀瑒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

主先嗇而祭司嗇

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　疏曰若神農者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經云主先嗇而祭司

嗇者以先嗇爲主司嗇從嗇種曰稼斂曰嗇不祭百種
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
以報嗇種之勇反後同　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
疏曰此一經爲下饗農及郵表畷起文百種則
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饗農及郵表畷禽獸郵
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本
亦作尤有周反畷丁多反又丁衛反　農田畯也郵表
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
畷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　畯音俊約因妙反
疏曰此一經總明祭百種之事農謂古之田畯有功
於民郵表畷者是田畯與井閒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
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
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者即下文云猫虎之屬
言禽獸者猫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
云猫虎舉其迎貓迎虎迎其祭坊與水庸坊音房　水
除害甚者神也庸溝也　疏

曰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

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　螽音終　疏曰此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得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母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母作謂不為災草木歸其澤者草莽稗秕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又曰蜡有八神恐祭處各別故言則祭同處可知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

各指一物故不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黃衣黃冠而祭榛側巾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勞力報反後同疏曰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又曰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云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者即經文息田夫是也勞農王制文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使使下色吏反撮七活反又七括反疏曰此一節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天子掌鳥獸之官謂

大羅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草笠而至者草笠以草為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又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小雅都人士篇也毛詩箋云臺夫須都人以臺夫須為笠緇布為冠云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者此周頌良耜之篇也引此二詩者證笠是野人所着之服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好呼報反 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 疏曰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者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之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

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者此宣詔所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 蓏力果反 疏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者瓜今之瓜華果蓏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畜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畜藏與民爭利又曰天子可蓄聚斂藏之物既不種殖戒諸侯不可蓄藏積財利也

八蜡以記四方 四方方有祭也 疏曰八蜡以記四方者言蜡祭八

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焉使民謹於用財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疏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民財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又曰鄭數八神約上文也王肅分猫虎為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猫虎者昆蟲不為物害亦是其功猫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為二不言與故合為一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疏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謂四方之內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其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羡也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義亦通也既蜡而收

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　疏曰上文雖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以為一　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之下故知是臘也是以云為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惟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郊特牲

籥章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故書蜡為蠶杜子春曰蠶當為蜡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

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獲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爲于偽反

疏曰此祭蜡直擊土鼓案明堂位云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即此即此亦各有蕢桴可知言以息老物者謂息田夫萬物也又曰子春引郊特牲後鄭從之增成其義耳故還引郊特牲而解之云求萬物而祭之者即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是也云乃祀而老息之者老即老物蜡祭是也息之者即息田夫臘祭宗廟是也云於是國亦養老焉者即所引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云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獲稻作酒等至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者其類謂獲稻已下是也云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者凡言頌者頌美成功之事故於七月風詩之中亦有雅頌也鄭注郊特牲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故此鄭云建亥解之知非夏十二月者以其建亥萬物成

故月令祈來年及臘先祖之等皆在孟冬月是十二月據周於夏為建亥十月也　春官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

疏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為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為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為壹命以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

坐之處又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並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籩豆有加故不得籩豆揭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務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老則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儀禮篇卷並在之日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正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亡之時篇內論正

齒位之禮具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義唯有五十已上豆數之言此經唯有壹命已下觀禮之事工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徹失於少故云徹失少矣　地官

右蜡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孚逼反一方麥反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疏曰云疈疈牲胸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疈磔牲體者皆從胸臆解析之故以胸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謂天子於周

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己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若四方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具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財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以報孜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田畯典田大夫郵表畷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猫虎是

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磔牲之事也　春官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帗音拂劉音弗　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　疏曰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帗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近社稷者舞帗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又曰兵謂干戚也者案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者見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祭統又云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干戚也又知帗舞列五采繒為之有秉者案樂師注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也　地官

鬯人掌

共秬鬯而飾之凡𩰪事用散　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漆尊無飾曰散　疏曰云𩰪事者即大宗伯云𩰪辜祭四方百物也者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飾曰散

注疏詳見祭統酒齊尊彝條

右百物

祭時埋少牢於泰昭祭寒暑相近於坎壇　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　疏見祭法

籥章掌土鼓豳籥　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

明堂位曰土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蒯苦對反又苦壞反桴音孚　疏曰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後鄭不從者土鼓因於中古神農之器黃帝已前未有瓦器故不從也先鄭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後鄭不從者案下文吹豳詩豳雅豳頌更不見豳籥則是籥中吹豳詩及雅頌謂之豳籥何得有豳國之地竹乎若用豳國之地竹當云之籥故後鄭云豳人吹籥之聲章云豳人吹籥其義難明謂作豳人吹籥之聲章商祝夏祝之類聲章即下文豳詩之等是也明堂位曰土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者鄭注禮運云土鼓築土為鼓也蒯桴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為桴引之者破子春土鼓用瓦

中春晝擊土鼓

龡豳詩以逆暑

中音仲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揔名也迎暑以晝求諸陽　疏曰中春二月也言迎暑者謂中春晝夜等已後漸暄故預

迎之耳又曰鄭知吹之者以籥為之聲者以發首云掌土鼓豳籥故知詩與雅頌皆用籥吹之也云七月言寒暑之事者七月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七月流火之詩是寒暑之事云迎氣歌其類也者解經吹豳詩逆暑及下迎寒皆當歌此寒暑之詩也云此風也而言詩詩揔名也者對下有雅有頌即此是風而言詩詩揔名含豳風矣故云詩不言風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者對下迎寒以夜求諸陰也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迎寒以夜求諸陰 疏曰言亦如之亦當擊土鼓龡豳詩也 春官

右祭時祭寒暑

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 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 疏曰鮮當為獻者案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故知鮮為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

者以經云獻羔啟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啟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啟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云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案左傳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揔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得四月節時故據夏而言之案月令季冬藏冰詩豳風三之日納于凌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同者鄭注豳地晚寒所以後二月也　月令

右司寒　傳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

曰雹可禦乎禦魚呂反下禦之同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疏曰無雹謂無害物之雹雖有依時小雹不與物為災也劉炫云既云無雹復云雖有不為災者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為災覆見無雹之意猶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夏戶雅反下同疏曰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昴為中也彼以陸為中杜以陸為道者陸之為中為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杜以西陸朝覿謂奎星朝見昴為西方中宿則昴未得見宿是日行之道爾雅高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為道也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

次小寒節大寒中漢書律歴志載劉歆三統歴云玄枵之初日在婺女八度為小寒節在危初度為大寒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也於是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周人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取冰鄭玄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

西陸朝覿而出之朝如字覿徒歴反

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昴音卯蟄直立反奎苦圭反

疏曰覿見也四道之宿有早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而出冰也又曰杜以西陸為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歴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為清明節在昴八度為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温暑臭穢宜當用冰故以是時出之也歴法星去日半

次則得朝見三統歷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宿覿也服虔以為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啓冰故為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賔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是班冰之事非初啓也安得以出之為啓冰也如鄭玄荅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為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覿賔是春分二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啓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是

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下傳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共公是據普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覿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揔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為杜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戶故反 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 道音導 疏曰此傳再言其藏其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事下言藏之出之之禮也山則遠而難窮故言深山也谷則近而易盡故言窮谷也固牢也沍閉也牢陰閉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

處於是乎取之又曰周禮鼈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甲蒲胡是沍為閉也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氣起於下隔於冰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為雹藏冰必取此山谷之內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也藏冰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冰不可取盡不取川池之冰以示道達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也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言不獨共公共音恭疏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皆當賜之冰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言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公家所用冰也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拒音

巨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　冥亡丁反　疏曰此祭玄冥之神非大神且非正祭計應不用大牲牡言黑牡黑牲當是黑牡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啟冰唯獻羔祭非藏冰則祭用牲黍者啟唯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故知司寒是玄冥也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從其方色也有事於冰故祭其寒神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　邪似嗟反　疏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為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劉炫云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啟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啟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

與音預　食肉之禄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疏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魯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又説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禄禄即此肉是也若依禮常所合食案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食特牲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士亦肉食但彼是在家之禮非公朝常食也杜言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以明在官之食有冰耳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冰受以歸在家用之也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命婦大夫妻　疏曰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此傳與彼命婦之

文皆與大夫相對故杜知是大夫妻也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歛先内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凉而止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是當喪之時時賜之冰浴訖乃設故云喪浴用冰

祭寒而藏之

享司寒　祭寒而藏之本或作祭司寒者非　疏曰上已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今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欲明獻羔而啟之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啟之文相對也

獻羔而啟之

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　韭音九　疏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即夏之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

公始用之

公先用優尊

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

月中　疏曰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此云火出而畢賦謂以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為始也周禮云夏頒冰謂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無言四月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老致仕在家者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　山人虞官縣人遂屬　傳直專反　疏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周禮五縣為遂是縣為遂之屬也　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輿隸皆賤官　輿音餘　夫冰以風壯　壯側亮反　因風寒而堅冰　而以風出　順春風而散用　其藏之也周　周密也　其用之也徧　及老疾　則冬無愆陽　愆過也　謂冬溫　夏無伏陰　伏陰謂夏寒　春無淒風　淒七西反　淒寒也　秋無

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霖音林疏曰詩云以
祈甘雨也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之異
養物為甘害物為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
雨數來五穀不滋是霖雨謂人所患謂之苦也鄭
玄云中之氣乘之苦雨白雷出不震震霆也疏
露之顯時物得而傷也曰說文云震
霹靂震物者釋天云疾雷為霆霓郭璞云雷之急
激者謂霹靂則霆是震之別名雷出不震言有雷
而不為霹靂也下云雷不發無菑霜雹癘疾不降
而震言無雷而有霹靂也
菑音災癘音例癘惡氣也疏曰霜雹即是菑
言無此菑害之霜雹也寒暑失時則民多癘疾癘
疾天氣為之民不夭札札側八反一音截字林作
故云降也壯列反短折為夭夭死
為札疏曰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
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為少夭之名也周禮膳

夭夭札則不舉鄭玄云夭札疫癘也謂遭疫癘而天死也癘疾謂人病夭札謂人死故云夭死為札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殺如字又色界反徐色例反　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　疏曰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害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害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獻宗廟　豳彼貧反鑿在各反沖沖直忠反凌陵登反一音陵蚤音早

疏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令取冰當是即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

即是正月夫不以鑿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玄云豳土晚寒故可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頒賦公始用之知蚤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為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鑿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夫天人相與之意鄭玄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為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

申豐寄言於此以戒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　春秋左氏傳

射人祭侯則為位　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為位為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　疏曰案大射禮使服不氏負侯將祭侯之時先設位於侯西北北面服不氏於位受得獻訖乃於侯所北面祭侯故引大射受獻之位為證也　夏官

梓人祭侯之禮以酒脯醢　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　折之設反　疏曰鄭云謂司馬實爵獻獲者于侯已下皆依大射而言彼雖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凡此不辨大射賓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案大射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乃祭侯左右个及中　冬官

右侯　辭曰惟若寧侯　若猶女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　女音汝

下同　疏曰祭侯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則射不寧侯有罪者也下文毋或一經是也舉有功以勸示又舉有罪以懲之故兩言之也

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或有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

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强其丈反詒羊之反又羊志反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為諸侯者　遺唯季反　冬官梓人

司爟凡祭祀則祭爟爟音貫報其為明之功禮如祭爨　疏曰鄭云禮如祭爨者祭爨祭老婦也則此祭爟謂祭先出火之人　夏官

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釁許靳反　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玄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

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筴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疏曰云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者謂若禮記雜記云廟成則釁之廟用羊門夾室用雞之類皆是神之故血之也先鄭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後鄭不從者以其此官不主卜事故不從也故解先卜始用卜筮者云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者案大宗伯天稱禮祀地稱血祭是天地稱祭祀今此先卜是人鬼曰享而云祭祀與天地同稱故云尊焉天地之也云世本作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者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信時日其易所作即伏犧為之矣但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為之故巫咸得作筮之名未聞其源世本又不言其人故云未聞其人也云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者言周與秦各二時釁龜策月令孟冬釁則周孟冬亦釁之周以

建寅上春釁秦亦建寅上春釁之故云相互也云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者據此注則周秦各一時釁此鄭兩解案月令注云周禮龜人上春釁謂建寅之月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彼注與此後注義同也　春官

右先火先卜　傳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奧

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忌為宗人之為也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

疏曰燔柴於奧者此非禮之事奧音爨爨以爨者為義也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而夏父弗綦為禮官謂爨

神是火神而遂燔柴祭之此是失禮而文仲不得諫止之故云安知禮也又曰云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者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是公子彄曾孫也云莊文之閒為大夫者案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文二年縱逆祀是莊文之閒為大夫云於時為賢者襄二十四年左傳云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於後世死猶不朽是於時為賢也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者案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北面西上閔僖為凡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也案外傳云躋僖公弗綦云明為昭其次為穆以此言之終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

務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躋僖公為昭閔公為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為大惡也許君謹案同左氏說鄭駁之云凡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主上不順為小惡也如鄭此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為昭非昭穆也云奧當為爨字之誤也者下文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故知非奧奧者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霤禮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畧如祭宗廟之禮是其事大也爨者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於盆尊於瓶是其事小也云或作竈者諸禮記本有作竈字故云或也云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者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云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者依尸卒

食而祭饎爨饔爨當時失禮又以此為祭火神遂乃燔柴故文云燔柴於奧明失禮也皇氏云弗綦既以逆祀為是又以燔柴祭爨為是云祭火神乃燔柴者熊氏云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乃燔柴案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祀以為竈神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并奧及爨三者所以不同也

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

比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　疏曰夫奧者老婦之祭也者既譏燔柴於爨又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也　禮器

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媺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　與音餘　疏曰季冬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常有卜筮來歲之美惡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又曰云問事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即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問歲之媺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彼

大貞之屬即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也今此卜來歲之媺惡亦彼類故云之屬焉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繫辭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兆之占耳案易繫蓍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於廟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若然蓍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蓍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龜有天地四方龜人職文龜既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六器之言若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之也云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埋之也者七八九六及一二三四五之鬼神並非天地之鬼神故

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貍也先鄭云貞問也者亦是問事之正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无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此二文者證問事正曰貞也　春官

右卜筮

校人春祭馬祖執駒　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　令力呈反駣音肇音道

惕堯反又徒刀反為其于僞反下同　疏曰馬與人異無先祖可尋而言祭祖者則天駟也故取孝經說房為龍馬是馬之祖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先鄭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爾雅文云玄謂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者論語孔子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馬亦如此故引之而言也案月令仲夏縶騰駒注云為其牝氣有餘相蹄齧彼牝氣有餘相蹄齧縶之不為駒弱者縶有二種此謂二歲者彼據馬之大者故不同也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　騬音繒音繩　疏曰知先牧是養馬者以其言先牧是攻特者之先知是始養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云殺特者夏通淫後攻其特為其相蹄齧不可乘用故也

秋祭馬社臧僕

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士作乘馬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

之僕相息亮反　疏曰秋祭馬社者秋時馬肥盛可乘用故祭始乘馬者秋而臧僕者亦秋時萬物成

教之使善之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　見賢遍反從才用反　疏曰馬神稱步謂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酺字異音義同云獻馬見成馬於王也者以秋時萬物成亦獻成馬於王也者云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馭夫文也云講猶簡習者亦謂秋時物成講之使成也　夏官

廋人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

玄謂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墜逆串習不復驚　復扶又反　疏曰鄭云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以其通閑言之也若然上文夏祭先牧者直是先養馬者非制閑之人　同上

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 為于偽反侏音誅 䟽曰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凡言牲者卜日曰牲據祭祀之牲不得據田獵之獸又禂不得為禱祈字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者此俗讀也時有人甘心惡伏誅故云伏誅之誅此從音為誅云今侏大字也者今漢時人傳侏是侏大之字此取肥大之意故云為牲祭求肥充解經禂牲云為馬祭求肥健釋經禂馬鄭既解禂為大知此皆有祭者以其言皆掌其祝號是有祭事 春官

右牲馬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敎亦彌數數
所角反　疏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
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為也又曰云以四孟之
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敎亦彌數者上文州長唯
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
文春秋祭禜幷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
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
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徒解
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
此故鄭揔釋云彌親民者於敎亦彌數也

春秋祭禜亦如之

禜禜敬反　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為壇位如
祭社稷云　疏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
秋祭禜神也又曰鄭知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者案禮記
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
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是禜祭水旱神也云蓋亦
為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

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禜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凡

其黨之祭祀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其黨之民　疏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冥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　地官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疏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字連政又為正字故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但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為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者此義還與經同於義為得後

鄭從之故引之在下也

春秋祭酺亦如之

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蝝秋全反步與音餘

疏曰族師於春秋祭祀酺神之時亦如上月朔讀灋也鄭知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者凡國之所祭者皆恐與人物為烖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禜亦為水旱與人物為烖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為烖害之神也云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者校人職云馬步亦為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酺者子春亦無正文直以此經今文為正故依之也云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彼是與馬為害故祭之引之者證此酺亦與人物為害云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者但此經云酺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

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云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者上黨祭雩禜云鄭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已疑禜為壇位今此文約與雩禜同故言云與以疑之云族長無飲酒之禮者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今此族畢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酬獻焉者鄭必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歟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也即引明堂禮乃命國醵鄭據禮記明堂禮皆有醵法醵即合錢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飲酒以同上

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疏曰知大故是水旱凶荒者以其命國人祭明大故是天下皆有故知水旱凶荒謂年穀不熟知所命祭是社及禜酺者經云命國人祭案地官州祭社

黨祭禜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禜酇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疏曰云歲時之祭祀者上經據禱祈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也云亦如之者亦命國人祭也又曰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隅也若然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也春官

右禜酺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四